

The
Suspension
of passion

激情 点站

孙玲◎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he
Suspension
of passion

激情 与 疏离

孙玲◎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情停牌/孙玲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4918-1

I. ①激…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7807号

责任编辑：刘美玉

封面设计：彩奇风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11.5 字 数：298千字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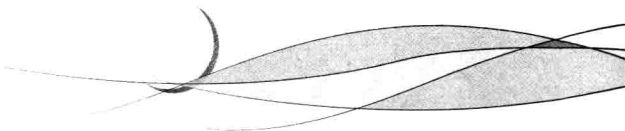
产品编号：054608-01

目 录

001	第一章	重整旗鼓	后院失火
007	第二章	急不可待	挥之不去
012	第三章	逝者飞升	生者念远
017	第四章	红颜芳华	贵人相助
023	第五章	鱼水尽欢	皆为利牵
033	第六章	有所避讳	遮遮掩掩
038	第七章	少年老成	湖面寒光
042	第八章	风华正茂	一无所有
047	第九章	各有所需	各取所长
052	第十章	大胆求婚	成家立业
062	第十一章	漂泊在京	杂居陋巷
065	第十二章	洗劫一空	茫然无助
071	第十三章	昼伏夜出	心照不宣
075	第十四章	气象万千	稍纵即逝
080	第十五章	危情时刻	强强联手
085	第十六章	战事未起	厉兵秣马
093	第十七章	进庄序幕	正式拉开
098	第十八章	十万火急	谋篇布局
105	第十九章	未见硝烟	剑拔弩张
111	第二十章	纵容超生	宗族胜算
119	第二十一章	潘荫大庇	万贯之财
128	第二十二章	夜雾鬼魅	影影绰绰
135	第二十三章	杨柳飞扬	春风得意
142	第二十四章	无羁无绊	心机暗藏
147	第二十五章	怵然一激	凡尘若梦
152	第二十六章	保证盈利	弥补亏空
156	第二十七章	桃柳缱绻	红杏出墙



165	第二十八章	不谙世事	率性出走
177	第二十九章	震仓出局	阵前造势
186	第三十章	怜香惜玉	丰贍鸿门
194	第三十一章	瞒天过海	暗度陈仓
199	第三十二章	嫣然而笑	望而止步
203	第三十三章	人前守口	人后守心
210	第三十四章	继续拉升	戛然收声
218	第三十五章	一骑绝尘	半掩半真
223	第三十六章	钓鱼台宴	花香暗浮
230	第三十七章	清醒买醉	全身而退
236	第三十八章	以假乱真	金缕玉衣
242	第三十九章	高位接盘	南京寻夫
252	第四十章	恣意征服	心已成冰
258	第四十一章	枉然期盼	黯然离别
263	第四十二章	疑神疑鬼	凶多吉少
269	第四十三章	慑人心魄	潮起潮落
283	第四十四章	浪尖谷底	探查真相
289	第四十五章	激流无情	暗藏杀机
296	第四十六章	大难临头	临刑托孤
303	第四十七章	抓捕在即	末路潜逃
307	第四十八章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311	第四十九章	月色隐秘	旭日冲出
319	第五十章	百年孤独	万里相思
331	第五十一章	不可言说	另有真凶
337	第五十二章	讳莫如深	身世之谜
345	第五十三章	矿石暴利	华丽转身
352	第五十四章	春风流水	钢矛掷山
358	第五十五章	灵魂栖止	激情停牌



第一章 重整旗鼓 后院失火

从国内到国外，一路乱尘，他的孤魂像是坐上了“海盗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晨鸟发出第一声鸣叫时，思珏已醒了大约一个时辰。无论季节变换，叶绿花黄，唯一不变的是晨鸟呼唤朝阳的嗒啼。思珏拉开宾馆厚厚的遮光窗帘，望着太原一半明一半暗的天，心中暗忖：“阴阳天！犹如目前的大盘，红绿相间，牛熊论剑，胜负难断！”

她打开电视，调到财经频道，一边把散落的长发盘起，一边听着电视里传来的声音：“收看财子百家，感受有品位的生活，股评期评汇评让你了解世界经济形势，把握财富运脉。”这些年，她一直坚持收看“财子百家”等财经栏目，了解已经远离她的股市动态。

半个小时的节目，在洗洗涮涮中很快过去。思珏拔掉插在墙上的房卡，乘上电梯前往酒店一层餐厅。

硕大的餐厅，没有其他宾馆偏好的时尚装修，一排排铺着洁白台布的长桌上，摆满了盆盆钵钵，佳食珍馐林林总总。从早餐的质量和品种上看，酒店的管理很有经验。思珏依旧喜欢吃西餐，意粉和吐司黄油是她的最爱。这家酒店隶属×市政府接待办，一般不对外接待散客。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市委市政府的接待工作，一些省里的重要领导是这里的常客，这里处于景区，有山有水，清静宜人，领导们都喜欢。赶上有中央领导来此下榻，如需要做保卫工作就直接安排武警站岗执勤了。



这些天，酒店正在接待省里一个重要煤电会议，外面摆满了车。

四五个早起的会议代表，在自助餐台前挑选着食物。超大的液晶显示屏播放着与背景音乐不相符的新闻，没有人关注那块屏幕，训练有素的厨师，虽然正对着屏幕，也不曾扫看一眼。

一个面庞白净气质不凡的中年男子端坐在一台桌子的中央，他抽烟的模样，很绅士，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味道。围坐在他身边的几个男人，每个人的眼神都聚集在他脸上，好像生怕漏掉这个重要人物说的某一句话。中年男子的位置正好在电视屏幕下方，思珏抬头扫了一眼电视画面，眼角余光偷偷打量着他，他没有商人的焦灼，也没有师者的风范，保养甚好，像所有政客一样挺着胸，声音洪亮，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些男人们感兴趣的话。

“服务员给我拿把勺子！”一声命令传遍整个餐厅，其中一个煤老板模样的男子吆喝着。服务员应着，从十来米地方向他这边走来，取了把勺子，递给他，而勺子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

国内新闻很无聊，到了国际新闻部分，稍稍有些看点，这些来自西方世界或是其他国家的报道，往往是战乱、暴动、政变、游行、灾难、次贷危机等等负面消息。如果天下暂时一片太平，那么海外国家灾害性天气和政府应对迟缓无力便成了国际新闻的头条。

“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台报道：4日，一架从比什凯克飞往Y国的波音737客机，在起飞后不久坠毁。飞机坠毁后发生大火，给遇难者身份辨认工作带来困难。吉政府官员说，‘许多人被烧焦，将只能通过DNA来鉴定遇难者的身份’，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5日证实，据吉紧急情况部的最新资料，一名中国女性公民在吉尔吉斯斯坦4日发生的客机坠毁事故中丧生。”

听到吉尔吉斯斯坦坠机这几个字，思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视，画面中熊熊大火像是刚被扑灭，一些被烧毁的零部件还冒着青烟，几具扭曲



的遗体，正在被救援人员装进黑色的牛皮袋，看到破碎不堪的一幕，思珏的眉头不由地拧在一起，4年过去了，时间并没有抹去她对去了吉尔吉斯斯坦，后来销声匿迹的塞克娜的想念。

自从塞克娜去了吉尔吉斯斯坦她就开始为她担忧，多次拨打她的电话都毫无音讯，国际要闻那些关于吉国的报道，总让她心惊胆寒，托人打听塞克娜的消息，也是鱼沉鸿断！

那个中年男子还在继续用山西方言侃侃而谈，思珏盯着电视画面，有些木然，又有些心烦意乱。塞克娜是她一生中最好的闺蜜。想起当初北漂的困境，是她，一个和她同龄的维吾尔族女孩给了她温暖的陪伴。塞克娜对自己的美丽和家庭背景从未有怀疑，也从来不缺乏底气，每当她在思珏的身边，她的自信和气度总能感染到她。

思珏喝了一口咖啡，瞬间感受到咖啡的苦和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融化砂糖的甜，尖锐对立怪异的味道。糖粒在她的舌尖上回旋，她的脑海中浮上了塞克娜满含温暖的笑脸，一双长长睫毛下大眼睛里撩人的风情，而这一切，却又和飞机燃火后的残骸、被烧得炭黑的尸体，生生地扯在了一起。思珏倒抽了一口气，眼前一片模糊，电视里的声音和饭桌那头的方言一下子扭曲暗沉下来，好像一盘磁带被卡在录音机里，发出一团糟糟的乱音。

太原的第一顿早餐，思珏吃了很长时间，她把意粉一根根地拨进红红的番茄酱中，有一种预感，好似轻微的电击，拿叉的手指有些颤抖，终于把最后一根意粉送进嘴里，她用餐巾，抹去嘴角和口红一样鲜亮的番茄酱。

穿过大堂，按下电梯上行键，两扇电梯门左右分开，从里面走出一个妆容似色情演员的妙龄女郎，青黛的眼影和黑粗的眼线，使女郎天然的美丽完全毁于抹涂。她和思珏打个迎面，四目相投，随即，女郎扭着舞蹈演员一样迷人的身材，转身而去……



思珏回到客房，服务员正在打扫房间，此时，电话铃响起，是谁打来电话？她有些纳闷，拿起听筒，传来一个温润的女声：“我是办公室小李，中午您不出去吧？我们董事长请您吃午饭。”

与此同时，思珏的丈夫潘家昌安排完煤矿一周的工作，和司机乌达格行驶在大运高速，正向太原赶来。乌达格把车子开得很快，他生怕赶不上省里一年一度煤电会议的开幕式，而使得潘家昌错过和一些只出席开幕式重要领导的见面，他变换着车道，在运煤的大车中穿梭，风声震震，一路超车……

3年前，潘家昌回国，就没有再进入金融领域。他经过了股市的暴跌，事后又找不出属于经济方面的合理理由，漫漫熊市，政策法规不断更新却不能完全践行，A股市场既不再是一个能产生暴利的市场，也不是一个规范的市场，他非常了解这一点。无利可图是商人最忌讳的。从国内到国外，一路乱尘，他的孤魂像是坐上了“海盗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目前，他自甘堕落到那种贬义为暴发户角色的“煤老板”或是好听点的名号“企业家”。那些过去关于他——一个庄家的故事，在流言漫天飞的证券市场早已变成了过时的故事，那段离他不远的历史他从不提及，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做了更改。他不想与过去那个他发生任何的联系，并不是他想重生，只是那段历史中的他和一些无法说得清楚的事会影响到现在的他。就犹如装载在船上的重物，稍有摇摆，那么整个船就会在瞬间倾覆。属于潘家昌的人生飘着浓重的消毒水气味，个人成长历史也是一部被改编包装的宣传片。

任何因素都可以成就或是破坏一个市场，一条政策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从前，私募是违法的，新的政策出台后，私募基金一下变得阳光灿烂起来。没有人再去追究政策误判和过了时的错误。那些过了时的错误虽然没有人为其平反，亲身经历的人也不会去申诉，因为那些错误依旧上



不了台面，依旧是肮脏的交易。老套的法规和新的法律、法规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只是在与时俱进中为同一个利益集团变幻着游戏规则。

潘家昌坐在副驾驶位上，扫了一眼仪表盘，提醒乌达格：“别开那么快，都快到140了，慢点！”

乌达格马上松开了油门，速度一格一格地降下来，140，130，120，直到100迈，潘家昌这才说：“好，就保持这个速度……”

乌达格听命于潘家昌，不仅仅是因为多年一直跟从他，产生了些情谊而忠心耿耿。而是，他觉得潘家昌不是那种吝啬小气的老板。潘家昌去国外前，不忘对他的安排，送了一台帕萨特给他，还照月给他发了3年的工资，这让他一直记恩于心。乌格达不仅是司机，还身兼潘家昌的保镖、跟班、勤务兵、专职通讯员等等数职，工资不用他提就从4位数涨到了5位数。

乌达格的家在西蒙，当他得知潘家昌回国后就建议他到内蒙转转，收购煤矿，这正合潘家昌的心意，他不会让机会溜走。

潘家昌在国外已经通过网络和电视了解到国家正在整治非法小煤窑，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绝好进军实体经济的机会。股票买卖一定是，而且永远是和真正的实体矿产、铁路、地产等等相分离的，是不可靠的。作为一个男人，要有实打实的基座才能建得起自己事业的大厦，带领一些人，缔造属于自己的王国，煤矿他最为青睐。

乌达格带着潘家昌在内蒙转了一圈，潘家昌自己又一头扎进了山西，从晋北到晋南，又从晋南到晋北，他把山西转了几遍，利用一些人脉关系向银行贷款数亿元，收购了十几家小煤矿，合并后在香港上市，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小煤矿整合后的集团董事长。随着电煤价格不断攀升，集团的利润越来越丰厚，成了省里的纳税大户，经常和市领导参加一些省里的重要经济会议。

潘家昌的妻子思珏先他一年回国，他们分居3年。这次他要利用去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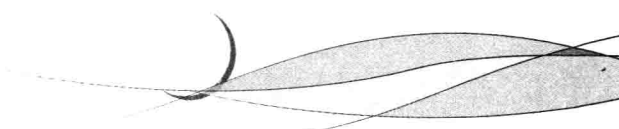


里开会的机会和她谈谈他们危机的婚姻,谈谈他们儿子正在生的一场怪病。他必须在午饭时赶到,他已通知办公室秘书小李通知了思珏。

大运高速出口已由远及近,白色的拱桥,气势磅礴,离太原不远了。乌达格车速越降越低,直到最后无奈地趴在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屁股下。

嘟嘟的发动机轰鸣着,呛人尾气使潘家昌忍不住把车载空调外循环调到内循环,前后左右载满煤炭的大卡车纹丝不动将近半个来钟头了,他和乌达格闲聊道:“看样子要在这段路上,堵个把小时了,哎,这条高速,省里早应该重新规划,加一条小车道,你看,一堵就是三四个小时,浪费多少能源啊!”

一个多小时过去,长长的车龙开始有了些松动,走走停停近两个钟头,当潘家昌终于赶到宾馆,早已过午饭时间,他在餐厅里没有找到4年没有见面的妻子。



第二章 急不可待 挥之不去

他只有下午这段时间可以和思珏好好谈谈，潘家昌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儿子和儿子正在生的怪病，他要向她问个究竟……

思珏在包间里足足等了潘家昌一个多小时，知道他堵在路上，不知何时能到，就上楼取了相机，打算在太原转转，行走户外成了她的职业习惯。

太原城区，腌臢毫无遮蔽地暴露在阳光下，她以不理解的目光打量着这座省会城市。肮脏的黑雪被环卫工人铲起，然后抛到马路中间，以期待它们被一辆辆车轮碾过更快地融化。司机们看到污泥秽雪，绕道躲避，造成一路堵车。

路上爬行的车，没有一个是鲜亮的，车身都溅满了污渍。一辆 07 款的福特车像被从下水道里刚捞出来似的，成为迄今思珏见到的最脏但还跑在路上的车，更出乎意料的是：司机竟然还是个少妇。步行街上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机动车，一浪高过一浪促销喇叭声也无法粉碎人们随意丢弃的各种垃圾。

卷曲着脏毛的流浪狗；蜷缩在胡同口修车的老人和他身边一桶炭火；被推土机推倒裸露着钢筋的残垣断壁；涂着大红胭脂擂着震耳欲聋黄河风情大鼓，一堆堆地在为一家新上市公司造势的农民；还有楼顶上飘扬着的脏兮兮的彩旗……这些，无不成为思珏眼中一道道属于太原的风景。思珏的相机一直挂在胸前，却没有以往到一个陌生城市想拍摄的新奇欲望，也不知道如何调对焦距和光圈，速度与时间的比例更是找不准了！



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嗡嗡地振动起来，她习惯性地先看来电人，再接起电话。

“你在哪？”潘家昌不由分说。

她眯起眼前望了望路牌，说：“迎泽大道 44 号，这真是好名字，好数字。”

“好，你马上回来，我到宾馆了。”

思珏扫了一眼马路，很想尽快打到一辆车，可站在街头半小时，没有一辆出租车是空的，好容易一辆出租车停在她跟前，几个在她不远处打车的人簇拥地抢先上了车。

她只得再等下一辆，手机又在振动，电话的那头传来潘家昌急切的催促：“怎么还没到？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他声音听起来焦急又有些生气。思珏强烈地感觉到，四年过去了，从他那含有气势的声音，应了那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依旧是一个十足的急功近利者，又是一个急不可待的务实者。

她把手机不由地从耳边拿远了几分，停顿了半秒，口气很客气。“抱歉，打不到的士，让您久等了……”

“好，你别到处乱走了，我马上去接你。”他不容商量，说完，挂掉了电话。

潘家昌已经错过了上午的开幕式，下午的会议也过了一半，他的一天被堵车荒废掉了。他是个大忙人，晚上安排了几个重要的商务活动。另外，等这些忙完后，他还想见见那个和思珏同一天被他安排住进宾馆的王小姐。她是一个年轻女孩，严格地遵守着时下流行的“小三”道德，只花他的钱，从未向他逼婚过，这，很和他的胃口。他只有下午这段时间可以和思珏好好谈谈，潘家昌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儿子和儿子正在生的怪病，他要向她问个究竟。

男人不该只有一个女人，还可以追求更多的女人。这个观念是自他回



国后，在换了一个身份活着经过考虑后而得的结论。分居三年，他和妻子的身体越来越陌生，从情感上，思珏在他心里更多是孩子妈的角色，他的世界里有没有妻子不重要，只要有女人就可。孩子妈在，他就不会再娶别的女人。更新了观念，他开始乐此不疲地追求不同的女人，从女大学生、职员、医生，到女公务员，他在这些女人面前招摇、显摆，因为他一直认为金钱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甚至是一切的不足。这些女人对他的经历不质疑，对他的出身不敏感，这让他信心百倍，享受着开支票的乐趣。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女人了解他的过去，那就是他的妻子思珏，另一个是金笑。

他远远地望见了站在街角的妻子，披在她身上的橘色围巾和围巾上的闪片在阳光下很是跳跃，扎眼。她上了车，望见他和四年前判若两人。他的眼神不再透着警觉和躲闪，那种从田野里走出来土气几乎完全被另外一种气质所取代，成功男士身上有的强大气场，脉冲式地在车厢里释放着。他的头发白了一半，皮肤被晒成了暗红色，这些变化让思珏不由地心生同情。

也许在我心中的某一个角落还保留着对他的爱。这一个想法刚一冒头，她就狠狠地摇头把它赶走。爱或不爱已不重要，这次，她来，只想和他谈离婚。过往的一切情感和财产，她早已下了决心，缄口不提。

收音机里播放着英语节目，主持人刻意模仿的美语发音很夸张。他们相互对视，没有问候，没有微笑。随后，他的目光转向前方，问：“我们是去宾馆谈，还是先找个地方坐坐。”

“都可以。”

“好，我们先找个餐厅吧，我到现在还没有吃午饭……”

“那就就近找一家吧，前面在堵车。”思珏建议道。

“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回宾馆，晚上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饭局……”

潘家昌没有忘记晚上7点的商务活动。办公室小李已在宾馆的包间订了宴



席。此时，已是下午4点多，眼看就要到了下班高峰时间，他不能再让堵车毁掉他晚上的活动，剩下的时间，他要抓紧问问儿子的病。

“孩子得了什么病？查出来了吗？”他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跑了乌鲁木齐几家大医院，看了好多神经专家，都没查出来……”说到儿子，思珏心中一阵隐痛，她一直对医生隐瞒着家族病史，她要尽快地结束他们的婚姻，好使得有关她的身世秘密和孩子的病因永远不被丈夫知道。

想到这，她脱口而出：“我们离婚吧！”

“你疯了？！”潘家昌怒道，他不曾想他们四年未见，她远道跑来和他谈的竟然是离婚！

“我要和你离婚。”她的声音听上去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的过去传来的回音。

“你先别和我谈离婚，要离也得回北京离！我在问你，孩子的病！”他面色稍霁，按捺怒火，阴沉地说。这时红灯亮了，他慢慢地减速停了下来，急速升温的火气，在等待绿灯时渐渐平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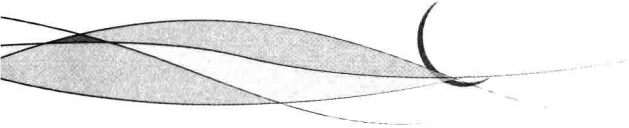
主持人夸张的美音在节目最后，声情并茂地要为所有支持她节目的听众播放一首 *Titanic* 的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思珏的脑海里浮现出电影的画面，*Titanic* 已经沉没，沉入水底的人在呼唤生命，浮在水面的人却在呼唤爱情。而现在，她和他的琴音早已沉入了海底，她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他们沉默着，静静地听完了整首曲子，车厢里的气氛变得不可捉摸。思珏一直都相信，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与某一首歌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My heart will go on* 是她的最爱。但她很确定，此刻丈夫车里高品质音响传来的歌声，纯属巧合。她和他渐行渐远，又无法干脆脆地一刀两断，如果他们在一起，未来又会怎样？曾经共同的生活交织着错误和冷漠所带



来的痛苦如一片乌云，挥之不去，不管怎样，他们还是一对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夫妇。

绿灯终于亮了，潘家昌踩下油门，冲过了十字街口的一瞬，思珏的脑海里满是儿子。



第三章 逝者飞升 生者念远

思珏脑海里飞速旋转，搜索着金笑如花的笑靥，她不无惋惜地说：“香销玉殒，生死一线，活着，最起码还可以选择生死去留……”

来太原的前三天，思珏带儿子天佑去看病。

医院停车场的管理员打着向东的手势，指挥着，示意她把车停在东面的车场里。思珏熟悉这家医院，两年前儿子在这家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她陪护十多天。她了解在车场的西面有不少为特殊身份病人预留的车位，往往在车场的东面转了几个圈也找不到一个空位，西面却空着一大片。

思珏摇下车窗，来苏水的味道似乎立刻钻进了车厢，本能地憋着气，按捺着即将走进医院的无奈。如其所料，她很容易在车场西面找到一个空位。她熟练迅速地把车倒进空位，停稳后，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儿子，他还在低着头兴奋地玩着手中的 PSP，不时耸动着眉毛，喉咙里发出和电玩一个节拍的异样声音。

“别玩了，下车，医院到了。”她对儿子说。

天佑赤红鼓涨着脸，嘟嘟囔囔应道：“马上。”手指飞速按动着键面。

思珏看到管理员已经向她的车走来，车停在了医院规定不该是普通患者停的位置，她不想和管理员发生任何交涉，在熙熙攘攘过往行人面前，她觉得这样的交涉很没有面子。

“快别玩了，我们占了别人的车位，医院快下班了，快下车。”

天佑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应道：“这一关快要过了，马上。”